



圖一 關中西部地區地圖 作者提供

# 從周原到周公廟

陝西關中谷地西部的鳳翔、岐山、扶風等縣所在的周原，是一片神奇的地方。從廣義來說，周原是指西起鳳翔縣西部的汧河東岸，東至武功縣中部的漆水河西岸，北到橫互四縣北部的岐山南麓，南到渭河北岸（圖一）。東西約二百里，南北最寬處約七、八十里的廣闊土地上，從距今約七千年以來的古代遺址星羅棋布。到了商代，這裡的古遺址急劇增加。周原的中心部分，就是所謂狹義的周原，也稱周原遺址。該遺址座落在岐山、扶風北部交界地帶的京當、法門兩鄉，並涉及到岐山的青化，遺址面

古代都城名字來命名。雖然顯得有些不合常例，反倒由此使得這一遺址更增加了一些詩意、一些神秘。  
上世紀四〇年代，石璋如先生曾經到周原遺址內的岐陽堡一帶做過考古調查。六〇年代，大陸學者開始在這裡開展了持續五、六〇年的考古工作。其中以上世紀七〇年代由陝

積堪稱巨大。經過第三次文物普查，現在確定的保護範圍達到五十平方公里。從清朝晚期以來，便有周代青銅器出土，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座銅器窖藏被發現。另外，經過考古學家大半個世紀以來的辛勤工作，還發現了大量的墓葬、大型建築基址、水渠、蓄水塘、到處可見的古代垃圾灰坑等等。西周貴族生前所享用的青銅器的大量出土，使得這裡以「青銅器之鄉」而享譽天下。

## 關中西部地形地貌

學術界一般認為周原遺址就是

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的發掘最為顯著，鳳雛建築基址、召陳建築基址、雲塘製骨作坊等發現一時轟動學術界，尤其是發現於鳳雛建築基址的西周甲骨文，讓人們第一次見到周代甲骨文的神秘面貌。而其中的「周方伯」卜甲（圖二），把文獻中記載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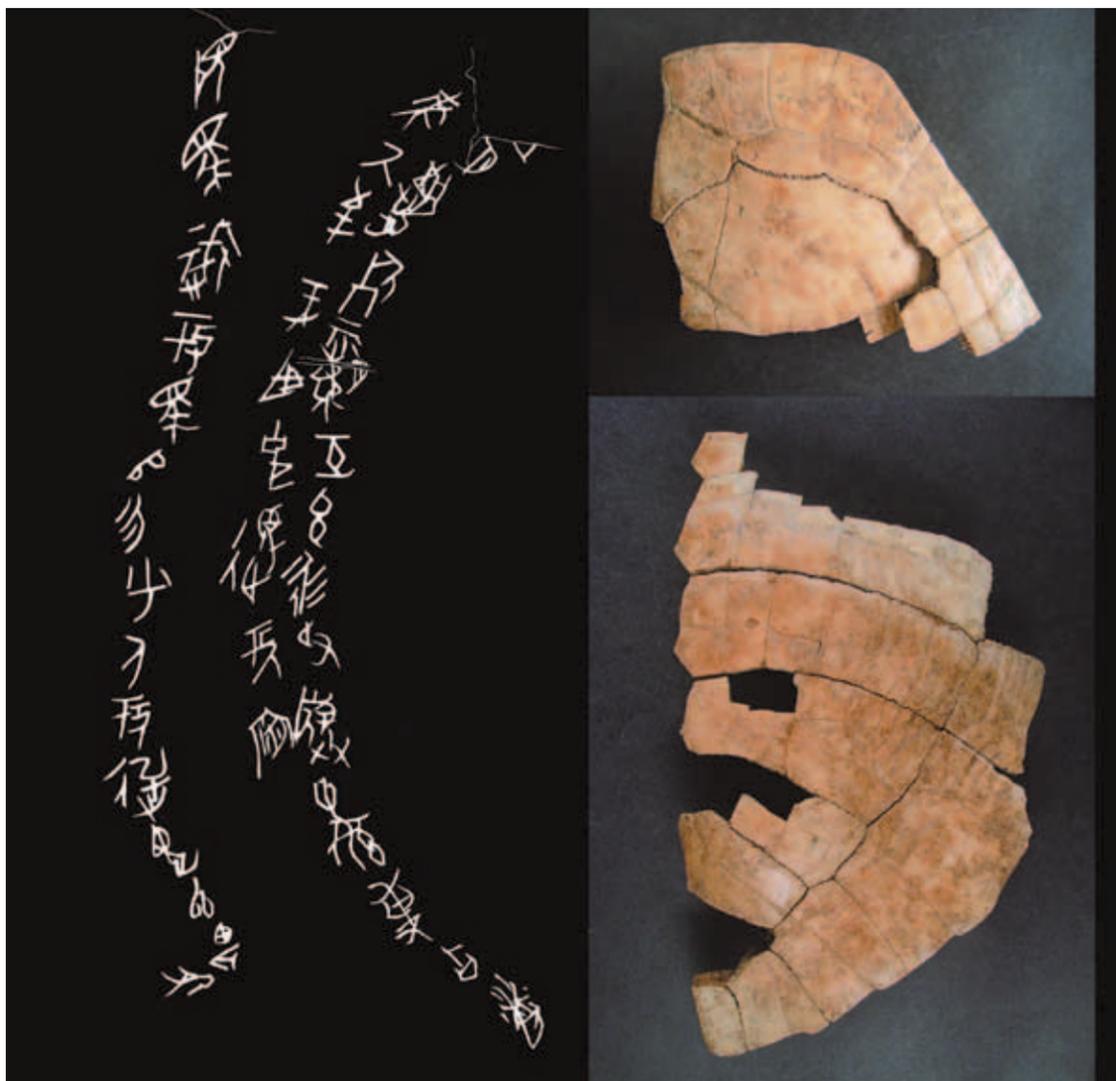
王占奎

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率領族人從北方某地南遷到岐山之陽的周原。據《詩經》記載，太王所遷的地方為「周原膺膺」。又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岐山之南有太王所遷的都邑。把這裡分布的遺跡與古代文獻聯繫起來，周原遺址這一名稱便應運而生了。在中國考古遺址命名上，周原遺址一名跟絕大多數遺址的名稱相比，是很獨特的。按照慣例，遺址的命名一般以現在地名加遺址二字為常例，也有以古代都城如漢長安城、鄭韓故城、漢魏故稱來命名的，而唯獨周原遺址既未用現代村莊名字也未用

文王曾經被稱作「周伯」的事情給予坐實，甲文中的周方伯就是文獻的西伯。而在此期間發現、發掘的莊白一號窖藏更是一時間震動整個學術界，一百零三件青銅禮器的集中出土（圖三），前所未見的微史家族的歷史在銘文中第一次出現，其中被稱作具有史詩性質銘文的〈牆盤〉，更是特別



圖二 「周方伯」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在文武丁□貞：王其詔帝□、天威，假冊周方伯□□，凶正，亡左自□□□□王受又有佑。



圖四 周公廟遺址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左：視馬，衛（茲）于馬白（師），勿乎（呼）人于逆它，終凶亡咎。  
 右：五月訊死霸壬午，衍祭，糜（鬻）繁，事占者……來（厥）至，王凶克逸于宵（廟）。

的刻文龜甲。（圖四）同時還發現了陶片等等常見的遺物，其中包括若干片空心磚的碎塊。這些發現被拿回到位於周原遺址的召陳村的考古隊時，引起了考古隊的濃厚興趣。一方面甲骨文的發現是驚人的，因為在此之前只有在周原遺址發現過，周公廟遺址能夠發現甲骨文，說明這裡絕不是一般的遺址而是一個高等級遺址。而空心磚的發現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判斷。因為在此之前只有孔頭溝一處發現過空心磚，這麼稀罕的遺物同時出土於周公廟遺址，足以讓考古隊人員在高興之後做出下一步工作重點，由東邊的周原遺址向西邊的周公廟遺址轉移。第二年元宵剛過，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人員便在周公廟遺址展開了全面的調查。幸運再次降臨。已故的史浩善老技工發現了另一處包含有刻文甲骨的灰坑（圖五），後來這一座灰坑裡發掘出更多的西周甲骨文（圖六），這座灰坑在按照考古學慣例編號後還被另稱作「浩善坑」。

隨後的工作猶如收穫麥子，接二連三的驚人發現接踵而至。先是大



圖三 1976年莊白1號窖藏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器，均出土於周原遺址。這些聲聲大器，無疑為這一片神聖而又神奇的土地增添了獨特的光彩。

到了一九九九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現稱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周原考古隊，再一次在這裡展開了規模宏大的考古工作。經過四、五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績。首先是建立了晚商到西周末期約五百餘年的考古學年代序列，也就是編年體系。再具體點說，就是把發掘到的器物（主要是陶器）按照從下到上的地層關係排列出來的器物序列。借助於這個序列，考古學家便可以把零零散散所見到的相同器物的年代確定下來。其次是進一步確認了該遺址的分布範圍。再次是在以往的基礎上，發掘出很多的商代的文化遺存。這包括兩種遺存，一種是類商文化遺存，另一種是以乳狀袋足為代表的所謂「姜炎文化」遺存。地層關係證明，這兩類遺存的時間要早於西周時代，從而為進一步探討這裡的先周文化建立了一個堅實基礎。

本來，來到這裡進行考古的學者，對前文所介紹的這裡就是太王所遷的岐邑的觀點並沒有懷疑。然而，最終結果卻非如此，雖然難以讓人接受，但確實發生了。北京大學的徐天進教授經過思考，首先對前人的觀點提出了懷疑。這裡真的是太王所遷之地嗎？首先，雖然周原遺址的規模巨大，完全可以作為一個都城，但是相當於太王、王季、文王時期的遺存分布範圍並不大，大約有一平方公里；其次雖然有銅器等禮器，但是還缺乏這一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以及高等級器物發現。第三，雖然這裡作為太王都城與《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並不矛盾，但是，也許還存在著同樣可以滿足《地理志》的其他遺址。

帶著這一問題，二〇〇三年深冬，徐教授帶著他的學生們來到了周公廟遺址。周公廟遺址（現在稱為鳳凰山遺址）的命名來自於周公廟此一名。鑒於周公姬旦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唐代初年在這裡修建了一座廟宇，用以紀念周公。也許是周公顯靈吧，徐教授很幸運地發現了一塊小兒

引人矚目。大約同時，在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也堪稱西周歷史的一大發現。晚清時期發現的《大盂鼎》、《小孟鼎》、《毛公鼎》等著名銅

較大的山坡上。圍繞墓地的北、東、西三面還發現一條長約一千七百餘公尺的夯土圍牆，儘管目前還難以判斷該牆究竟是陵園圍牆還是該遺址的城牆，但其在客觀上完全可以起到護衛大墓的作用則不容置疑。

**周公廟各類型墓地**

經過申請批准，對其中的兩座進行了發掘。其中的十八號墓地，南北連墓道長約四十二點五公尺。墓室面積約五十平方公尺。墓深十一點三八公尺。（圖八）令人遺憾的是，該墓在歷史上曾經多次被盜，且幾乎盜掘一空。這種現象在整個關中地區尤其是周原遺址與周公廟遺址並非罕見。因為不光我們當代人知道這裡是周代的繁華之地，歷史上的盜墓者也應該知道。再加上周代流行聚族而葬，發現一座墓葬就很可能發現一個具有多座墓葬的墓地。所以，在周原與周公廟，幾乎十墓九盜。儘管如此，十八號墓地還給我們奉獻了不少重要信息。首先，它提供了西周高等級（也許是最高等級）墓葬的形制與規格。



圖八 18號墓地鳥瞰 作者提供



圖七 周公廟遺址陵坡墓地大墓分布圖 作者提供

墓，接著是環繞大墓北邊的夯土牆被發現。媒體似乎比考古學家還要興奮，先是西安的小報接著大報，再接著央視，接著全國各地的媒體紛紛給予報導，一時間周公廟的發現成了很大的新聞熱點。

### 周公廟遺址佈局

此後連續將近十年的工作，基本



圖五 浩善坑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上圍繞兩個學術問題而展開。一個是弄清周公廟遺址的平面佈局，另一個是整理出該遺址的編年體系。而這兩個問題是回答周公廟遺址到底是一個都城還是一個公卿大夫采邑的基礎。在技術上，則採用大範圍調查、大面積鑽探與針對性發掘的辦法來實現上述設想。現在基本上對上述兩個問題有了一個初步但卻相對牢靠的認識：從平面上來說，周公廟遺址大約四平方公里，基本上呈方形分布，北到岐山山根，南到祝家莊一線，東到祝家莊村東，西到周公村一線。從時代上說，周公廟遺址除過史前時代的前仰



圖六 「周公」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周公貞…叔卜。

韶、仰韶、龍山時代的遺存之外，周人的遺存從商代末期到西周晚期基本上連綿不斷。

而其中最為重要的遺存，當數分布在半山坡上的大墓墓群即陵坡墓地。（圖七）在這裡，發現了前所未有的西周大墓。其中有四條墓道的、三條墓道的、兩條墓道的和一條墓道的大墓，共二十二座。這些大墓，基本上呈南北向，最大的墓室面積達一百三十餘平方公尺。深度一般為十幾公尺。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其所在的地形。以往所知的西周墓葬基本上分布在平坦之地，而這一墓地則在坡度

死後的墓葬已如前述，而生前的生活則幾乎全部體現在垃圾堆裡。通過調查、鑽探與發掘，我們發現數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以及諸如空心磚等建築材料殘件。在一組建築基址的南面，發現有一條東西向的壕溝，它的東端連接一條南北向的自然溝，其西端則距離西側的大殿溝不遠。這條東

當然，墓葬研究當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聚族而葬」的族的問題。從周公廟遺址來看，第一類墓葬應該就是該遺址最高等級貴族，他們應該是姬姓貴族；而第二等級的墓主們，很可能也是姬姓貴族，但是級別要低於第一等級；第三等級是庶民。但為甚麼同是庶民而分屬於不同的墓地呢？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族」的不同。這裡所謂的族，不是民族、氏族，而很可能是家族或宗族。

地，其中既有平民百姓的墓葬也有國君墓葬；而很多遺址皆有發現的小型墓葬大體相當於周公廟遺址的第三類墓葬，其中全是小型墓葬，應該就是庶民的墓葬。

讓考古學家們看到了西周墓葬形制對商代大墓形制的繼承與損益。其次，其中出土的石磬，製作精良，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印證了文獻上記載並為後人津津樂道的金石之聲的石質樂器。一些小件殘片則對判斷此墓年代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據其中出土的玉器殘片判斷（圖九），十八號墓地的年代當在西周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階段。再加上該墓還打破了一座年代大約為西周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的小墓，十八號墓地的年代早限不超過西周中期偏晚階段的判斷應該符合現有



圖九 18號墓地盜洞出土的玉器 作者提供  
在山西曲村墓葬中，這類玉器作為玉覆面使用。

此外還發現了手工業作坊遺址如製銅作坊、製陶作坊等等。

周公廟發現的刻文甲骨，儘管大多數都是很小的碎片，就像指甲蓋一樣，其中的文字也多數不成句子，但還是提供了豐富的新資料。其中，「王季」二字，顯得尤為重要。此二字出土在周人聚落的周公廟遺址，又跟周公、召公等人名一起出土，使得我們相信此王季就是文王之父王季。

此外還發現了手工業作坊遺址如製銅作坊、製陶作坊等等。

西向壕溝與北邊的夯土牆一起構成了該遺址核心部位的圍護體系。溝內的垃圾級別高，如製作明顯好於它處的陶器、銅器殘片、大量的刻文甲骨、空心磚等等顯示這些垃圾「生前」當使用在高等級的建築（如宮殿宗廟）之上或產生在其中。

在大墓墓地的西側，隔一道小溝，還發現了我們稱之為中型墓葬的墓地，即「白草坡墓地」。這裡發現了二百餘座中型墓葬。其中有三座帶墓道的大墓。大多數墓葬墓室面積為十幾平方公尺，深度在七、八公尺到十幾公尺之間。其規模小於第一等級的大墓，層級也應該低於第一等級。發掘的數座墓葬表明，其年代大約在西周中期。雖然如同十八號墓地一樣被嚴重盜掘，還是出土了一些小件器物如玉片等。難能可貴的是，在其中一座墓裡，還出土了帶有銘文的青銅器。

接下來是第三等級的平民百姓的墓葬，共發現五處。分布在遺址的東、南、西緣。這些墓葬一般都很小，墓室面積為數平方公尺，有的僅可容身而已。由於被盜，雖然發掘了不少，但是所獲不大。大多數墓葬裡有陶器隨葬，有的還有武器如戈、錫等。由於這些平民百姓財力有限，棺室狹小，而且多數沒有槨室，一經埋

孟鼎的「周王」只是一個地方王，猶如前蘇聯共同體既有共同體的總統又有各個加盟共和國的總統（如哈薩克斯坦總統）一樣。

先說周原遺址，前邊已經說過，大多數學者主張它就是文王祖父太王所遷入的周原，有人稱作岐邑。這一見解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很完美。主要的問題是沒有發現先周時期的大型建築遺址，而《詩·大雅·綿》中分明說道古公亶父在岐邑大興土木。再則是現在發現的最早的、與文王、武王時期的豐鎬京城遺址陶器連接一氣的陶器，年代上似乎難以早到人們估計的太王時期而更為接近文王晚期，而在此之前，周原遺址的陶器則是所謂姜炎文化的乳狀袋足鬲一類遺存，也就是說，前面所說的周人陶器很可能是在周原遺址能夠發現的最早

此外，在一條灰溝裡的垃圾中，還發現了幾乎看不出墓葬形制的數具骨骸，這也或許是當時的囚犯一類，死後未被埋入族墳。他們應該是西周社會中最為底層的人群。

周公廟遺址四類墓葬清楚地顯示出周代社會的層級結構。由於四類墓葬發現於同一個遺址，使得這一批資料顯得更有價值。這也是西周考古中絕無僅有的。拿這一典型材料來類比全國其他地方的周代墓地，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山西曲村晉侯墓地，大約相當於周公廟遺址的第一類墓葬即大型墓葬；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大體相當於周公廟遺址的第二層級墓

葬，墓內所保留的空氣很少，幾乎被填土嚴嚴實實地封裹，所以骨骸保存較好。而大墓墓主由於有宏大的槨室與棺室，埋葬後墓內保留有較多的空氣，導致墓主骨骸幾乎蕩然無存。歷史的辯證法似乎在開玩笑：一心想把骨骸保存完好而堅厚其棺槨的人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果，而無力如此的人反倒因窮困而保留其骨骸達數千年之久。

此外，在一條灰溝裡的垃圾中，還發現了幾乎看不出墓葬形制的數具骨骸，這也或許是當時的囚犯一類，死後未被埋入族墳。他們應該是西周社會中最為底層的人群。

2012 10.08 - 2013 01.07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103 105 107 陳列室

西周文化特展



# 宗周 赫赫

THE CULTURAL GRANDEUR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的了。周原遺址作為太王所遷入的岐邑之所在，在現有考古材料面前，尚難以解釋。它究竟是甚麼？尚待以後的考古工作。

再說周公廟遺址，有人說這裡是岐邑，可能性很小。原因是這裡發現的最早的周人遺存年代早不到太王時期，最起碼的條件也難以滿足。也有人說這裡是周公的采邑。目前看來，這一說法的可能性很大。

第一、年代合適：周公廟遺址作為高等級遺存的甲骨文可以早到西周初年或先周末年。也就是說，從一開始，該遺址就具有很高的地位。一直延續時間大概可以到西周晚期。

第二、從地理位置上而言也合適：唐人就有這種說法。再往前追溯，晉代杜預在注《左傳》時也認為雍（今鳳翔縣）東北有周公的采邑。《春秋左傳注》（桓公六年）「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注：「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這裡，杜預的注文有兩點特別重要。其一，他是在為東周時代的周

公（黑肩）之周而不是為周王之周作注。周公旦是第一代周公，也就是周地之公。其後在周王室內有很多代周公，一直延續到了東周時代。杜預所說的「周，采地」顯然更加在意的是這個周的采邑性質，對於這裡是否曾經做過都城並未在意。其二，這個采邑之周的地望。杜預拿雍而不是別的地點作為參照點，顯示出周公采邑之周距離雍更近。雍是今天的鳳翔縣，而周公廟遺址就在鳳翔縣城東略偏南處（如果不參照地圖，在當地，人們很容易把北邊的岐山當作東西方向，以此為參照，會誤以為周公廟在鳳翔縣城東北。例如沿今天的西安寶雞北線從鳳翔縣城往岐山縣城，會以為往正東方向走，而參照地圖，事實上是往東南方向。如果把岐山、鳳翔連線看作東西向，則周公廟正在「東北」）。

第三、規格合適：周公廟遺址規模將近四百萬平方公尺，有大型建築遺址、高等級墓葬（特別是四條墓道但又不同於商王的四條墓道等寬而是主墓道寬其他三條窄）、夯土城牆、

刻文甲骨、文中多見周公字樣等與周公采邑是吻合的。

總而言之，基於目前的材料，初步可以認為周公廟遺址就是周公采邑，這裡的大墓墓主則應該是諸代周公，而其中也許並不包括周公旦。四條墓道大墓墓主之外，也許是該家族中地位低於四條墓道墓主的其他成員。而位於大墓墓地西側的白草坡墓葬墓主，則可能是地位更低的一級貴族及其宗族成員。

誠如有的專家所言，周公廟遺址的考古，開闢了周代采邑考古的先河，從而使得西周考古較以前更加豐富多彩，更加深入到了周代社會的深層結構。

以周原和周公廟遺址為兩個焦點，可以畫出一個東西長南北寬的橢圓，橢圓以內就是膺膺周原的核心地帶，其外圍則是眾多的周王朝公卿大夫的采邑或方國。其「膺膺」之境，也許並不僅僅體現在土地的廣平與肥沃，對於考古學家而言，更在於其中豐富的周代遺存。

作者任職於陝西省考古研究院